

武昌起义辛亥时，新旧势力血腥对决。  
黄鹤楼上九头鸟，骖鸾腾天凤凰怒鸣。  
黑道白道中间道，八方风雨齐会三镇。  
双十节十月围城，九州霹雳忽然四起。

# 绝杀 1911



戴欢◎著

APTUN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绝杀 1911

戴欢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绝杀·1911 / 戴欢著. —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11.10  
ISBN 978-7-5396-3784-6

I. ①绝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54211号

出版人：朱寒冬      选题策划：亮点文化  
责任编辑：岑杰      特约编辑：韩栋娟      装帧设计：颜森

---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：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：230071

营 销 部：（0551）3533889

印 制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（010）85384738

---

开本：700×1000 1/16 印张：18 字数：350千字

版次：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29.80元

---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 楔子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  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这是 19 世纪最著名的中国诗篇，他的作者当然也就是那个世纪最杰出的一位汉语诗人，他的名字叫龚自珍。这篇七言绝句，写于 1839 年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诗人呼唤风雷的声音刚落，天公就马上作出了反应了。于是乎，近两百年的、坟墓般的、黑浓浓的沉寂，被历史天空中一道又一道的、惨白的闪电划破，悲壮沉雄的历史风雷一个个骤然响起。

1840 年，离京城不远的天津大沽口炮台，洋面上，英国帆船舰队炮声隆隆，浓烟弥漫，在高鼻子凹眼睛的洋人谈判桌上，清朝官吏低头用颤抖的手写下和约。1853 年，太平军的旗帜插上南京城头，展现“太平天国”四个大字。1854 年，1840 年的场景再现，中间不同的是，英法军队攻进北京，圆明园火光冲天。1860 年，长髯飘飘的曾国藩写下：“自强、求富”四个大字，大工厂在各地拔地而起，铁路向四处延伸，中国舰队游弋在洋面上。1885 年，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，但官吏居然低头签下和约。1894 年，洋面上，中日双方舰艇冲来冲去，炮声滚滚，这次谈判桌上的主角换成了塌鼻平目的黄种人，李鸿章悲愤的眼神，老迈颤抖的手在和约上签字。1898 年，北京，天安门前，康有为高举“变法图强”的大字，率众多文人游行请愿，慈禧怒容满面，不久，谭嗣同等人在菜市口斩首就义。1900 年，义和团蜂拥冲进北京，使馆区

枪声大作，硝烟黑浓，八国联军杀进北京，整个北京，烟炎张天。

地球旋转，在大地另一端的岛国上，宏伟的大英博物馆穹顶下，满面浓密白胡子的马克思在书桌前走来走去，写下一行预言：“天朝将在一场殊死的搏斗中死去。”

1900年，武汉，唐才常自立军起义，斩首。广州，美少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，斩首。1905年，北京，吴樾刺杀五大臣，两大臣受伤，他本人被炸身亡。湖南，萍浏澧起义，革命志士纷纷倒下。北京，陶成章刺杀慈禧，不成，亡命天涯。1907年，南京，杨卓霖刺杀端方，不成。安庆，徐锡麟刺杀恩铭，成功，但他被剖腹挖心，成为卫队的下酒菜。广东，黄冈起义，革命志士成群倒下。1908年，武汉，喻培伦刺杀端方，扔出炸弹，爆炸，端方逃命，卫队倒下，喻培伦扔下一只断臂，逃走。1910年，北京，汪精卫刺杀载沣，被抓，在囚窗中高声朗诵：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”广州，新军起义，倪映典壮烈仆倒。1911年——悲壮沉雄的天公正酝酿一个两千年未见的巨大惊雷，各方力量都展开不留后路的绝杀。不光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，还有两千年未有的中国社会惊变。

早在四十三年前，就有一个人预言了清王朝的命运，这人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，也就是参谋顾问的角色。

想一想，要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，与太平军死磕，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“坚船利炮”的洋务运动，就没有什么“同治中兴”了，满清王朝早就完蛋了。但实际上曾国藩并非对清王朝忠心不二，想要保卫一个阴毒虚伪王朝的江山社稷，他挽救清王朝，更多的是考虑中华文化的存续，避免外来文化的侵占，但他在内心深处充满忧患。

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，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深夜，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，与幕僚赵烈文彻夜对谈，曾国藩的眉头皱成一个刀刻般的“川”字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象征，川字代表河流，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河流和它的最大的支流交汇处，这个穴位上发生了改变历史的革命。一个王朝灭亡的预感，好像已写在他的额头上，他凄凉地说道：

“从京城来的人都说：那里气氛糟透了，明火执仗，公然抢劫，接连不断，而大街上乞丐成群，甚至女人们也赤身裸体在街上乱走。民

穷财尽，只怕会有异变，这怎么办？”

赵烈文沉吟好久，长叹一声，慢慢点着头说：“唉！天下合久必分啦。现在还没有烂到心，土崩瓦解还没到来。以我赵烈文判断，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，然后出现各自为政、割据分裂的局面。”

曾国藩目光灼灼盯着赵烈文，问：“需要多少年？”

赵烈文直视着曾国藩，说道：“不出 50 年。”

曾国藩低下剃刀般的目光，喃喃道：“早死早了断，我是看不到了。”

也就是说，1917 年之前，清王朝覆灭，赵烈文猜得真准！偏差不过 7 年（如果说是指军阀混战，那就毫无偏差）。

另有一个不知何人所作的民谣更厉害，偏差不过半年！

“不用掐，不用算，宣统不过三年半。今年猪吃羊，种田不纳粮。”

这个民谣，在清末传遍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。特别在北京城内，更是街谈巷议。皇城根下，一个脸皮光滑的愣头青问道：“猪吃羊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满脸如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的老年人，一动不动，只有手指在动，他掐指计算道：“申猴酉鸡戌狗亥猪。这猪字就是亥年。宣统皇帝戊申登基，至辛亥恰是 3 年，哗，不就到了么！”突然老年人沟壑纵横的脸全都颤抖起来。“那么羊呢？”愣头青又问道。老年人眼里放出一道精光，挤出一句话：“天机不可泄漏。”其实他心里明白。这羊暗指的是游牧出身的满清。也就是说，1911 年大清皇帝没了。人们都预感到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了。

1909 年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时，作出预测：三年之内，中国将爆发革命。两年半后（1911 年 10 月），武昌起义爆发；四个月之后（1912 年 2 月），大清皇帝宣布退位，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。

偏差不过两个月！

我们上溯到 1908 年，农历十月，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同时病危。慈禧临终宣旨，立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皇帝，载沣为摄政王。隔日，“两宫”便相继“驾崩”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有一个革命党人嘲笑道：“把两个反革命头子带上来，架出去崩了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寒冷的早晨，在举行登基大典之前，三岁的溥仪先

在中和殿接受内务部头头们的叩拜，又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。溥仪被折腾得够呛，这位儿皇帝事特多，一时要撒尿，一时要喝水，天公很不作美，天气奇冷，当侍卫们把溥仪抬到太和殿，放到雄伟高大的宝座上，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，双手扶定，溥仪爆发了，挣扎乱动起来，哭喊道：“我不挨这儿！我要回家！我不挨这儿！我要回家！”小皇帝的哭叫声在太和殿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
载沣冒出满头的大汗，居然哄起儿皇帝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快完了，快完了！”

所有跪着的文武百官心中升起不祥之兆。心里嘀咕道：“怎么说：快完了呢？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这两句话之后，不耐烦的溥仪在龙椅上三上三下，才搞定大典。事不过三，竟不幸成了大清末代皇帝的谶言——果然在三年内完事。

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之后，溥仪成为清朝第十代皇帝，年号宣统。

宣统之父载沣，那年 25 岁，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。

此后，民间各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，在湖北特别热闹活跃，童谣唱道：“湖北反了天，犯人全出监，红衣满街走，长毛在眼前。”大逆不道的“刁民”们，新旧皇帝的名字也成了嘲笑的对象，以谐音而派赠了外号：光绪者，“光输”，确实与外国打仗光输不赢。宣统者，“掀捅”也，也实在是被革命党和立宪派掀翻捅倒在地。

一个日本特务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这样写道：“要是向一个愚夫问及国家大事，他会说：‘要改朝换代了’。”

这种“气数已尽”的说法瘟疫般地扩散，预示着只要现状没有彻底的、立即的改观，民众将对当政者彻底失去信心，不与合作，一旦机会来临，将起到摧枯拉朽的威力。“草根们”直接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警察局、学校之上，到 1911 年，各地骚乱达一万多起。但最大最成功的“骚乱”却发生在湖北的武汉。

中国最后一个王朝，清朝究竟怎样灭亡的？在它生命的那个最后一刻，1911 年，绝杀清王朝的究竟是谁？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</b>	
血溅督府	1
<b>第二章</b>	
国进民退	15
<b>第三章</b>	
楚武入汉	31
<b>第四章</b>	
云武翻腾	47
<b>第五章</b>	
保路运动	67
<b>第六章</b>	
作栋历险	99
<b>第七章</b>	
朱贵酒楼	115
<b>第八章</b>	
清廷反击	133



<b>第九章</b>		
舌战钦差	141	
<b>第十章</b>		
天下大乱	161	
<b>第十一章</b>		
平民流血	177	
<b>第十二章</b>		
勇盗金佛	195	
<b>第十三章</b>		
联合革命	223	
<b>第十四章</b>		
暴动早产	233	
<b>第十五章</b>		
三杰牺牲	241	
<b>第十六章</b>		
辛亥革命的第一枪	257	
<b>第十七章</b>		
民国的第一个清晨	273	

第  
1  
章

血  
濺  
督  
府

1910年11月13日，北京已是千里冰封，北风呼啸，而在赤道附近，透明的海水环绕着一个小岛，怒涛激荡，炸起一朵又一朵浪花。她叫槟榔屿，那里海水正蓝，阳光温暖。

在密林深处有一座白色的两层楼房。它是同盟会在马来西亚的秘密办事处，那里面聚集着一群风云人物，正密谋着铁马金戈的壮举。

由于半年多前，起义新军喋血广州市郊，使同盟会遭受重击，在座的领导人中间，脸上笼罩着浓烈的悲愤情绪。许多人一脸丧气的模样。唯有孙中山依然沉稳，他站起来，发问道：“今后我们的路该怎么走？”

在座的人一脸忧色，叹息声此起彼落，彼此相视无言。

孙中山爽朗地大笑了，说道：“一次败战，何以如此气馁？我们以前的失败，差不多举世之人都骂我们，瞧不上我们，那时候比起今日，困难要大百倍。今天我们虽然四海穷困，而革命之风潮却已兴盛了，华侨的思想已开化了，同志们，从今而后，我忧虑的是我们没有计划，没有勇气。我们要鼓起勇气，乘此良机，再谋大举。”

孙中山的一番话，会场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。

孙中山的话语突然变得凝重了：“现在各国列强尽力侵略我国，而满清朝廷又昏庸无能，如果我们不及早图谋行动，中国恐怕没几天就灭亡了。”会场一下安静了，大家的双眼都望着他，孙中山停顿了一下，坚定地说：“我决意破釜沉舟，誓不反顾，与满鞑子一搏生死。”人们欢呼了，孙中山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同盟会久困奇穷，不能再等待。要尽倾我们党的人才、物力以赴之，无论如何险阻，破釜沉舟，成败利钝，实在此一举。”人们鼓掌了。孙中山大声喊道：“内地同志舍命，海外同志出财。”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拳头在空中挥舞。

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，决定筹集巨款，在广州再次发难。并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，另择革命党人五百名充当选锋。占领广州后，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，进击武汉，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，进击南京，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凤等率兵响应，会师南京，即行北伐。

突然远处传来了争吵和打斗声，黄兴等人跳起来，纷纷拔出了手枪，只有孙中山端坐不动，一位警戒人员冲了进来，大叫道：“英国佬来了！警察来了！”

一位碧眼红胡子的大个子警官，带着一队手持长枪的巡警走进来，他向端坐不动的孙中山说道：“孙中山，你妨碍地方治安，请尽快出境吧。”转身就出去了。孙中山神情凝重，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东亚大陆之广大，南洋岛屿之众多，竟然没有一寸让我立足之地”。12月6日，孙中山离开槟榔屿，坐海船前去美洲筹款。

广州，将要响起1911起义的第一号风雷。

会后，谭人凤乘轮船赶往武汉，联络当地的革命者，响应广州起义。

谭人凤，自号石屏，湖南新化人。已年过五十，白头发，坚硬的白色胡须，在风中都不飘动。体格瘦劲，精神健旺，在同盟会中他年岁最大，大家都称他为长老。他36岁前在乡间当私塾老师，后加入反清复明的哥老会，被喽啰们推为龙头老大。又结识黄兴，加入华兴会，率领哥老会在宝庆起义，事败后，与黄兴一起亡命天涯，逃到日本，加入同盟会。他为人耿直，人称谭大侠，热心动手真刀真枪的实干，厌恶坐而论道的清谈。他对孙中山、黄兴都有意见，认为他俩实事干得不够。他神情威严，说起话来高亢急猛，大家对他都很敬畏。

谭人凤在江汉码头一下船，住进了汉口日租界的松道旅馆，武汉当地革命党人郑居正、李楚武应邀前来见面。

35岁的郑居正，是湖北省广济人。东渡日本留学，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。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之后到缅甸首都仰光主办《光华日报》，宣扬反满革命。1910年4月，清廷外交部向缅甸政府交涉，指控郑居正鼓吹无政府主义。结果郑居正等被押解回国。在船路过新加坡时，同盟会聘请律师打官司，郑居正等被释放。郑居正坐船直奔东京。

郑居正刚一下船，就被革命党人拉走，因为立宪党人正在东京锦辉馆集会，向日留学生宣扬君主立宪。当郑居正和一百多革命党人冲进会场时，梁启

超正登台演说，见势不妙，慌忙从后门溜走，余下革命派和立宪派一场混战。但文雅的立宪派哪是革命党的对手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抱头乱窜。日本警察吹着警哨赶到，冲在最前头的郑居正再次落入警局的法网。经同盟会头头宋教仁的交涉，郑居正才得以再次从牢笼中放出。

东京看来是待不下去了，宋教仁对中部的长江革命越来越感兴趣，这也感染了郑居正，他决心冒险从日本乘海轮回国，到汉口，联络老友李楚武，展开反清活动。

李楚武，是汉口柏泉乡人。从小就有凌云之志，要推翻满清。他变卖家产，到日本留学，1910年，他从东京回来，就建立同进会，拉了许多江湖哥们入会。

李楚武从小刺枪耍棒，练得武艺超群。18岁考进湖北武备学堂。与同班同学吴录贞、傅慈祥成为密友，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为生死之交。三位兄弟青梅煮酒，痛论国是国非，各自割开手腕，让鲜血洒入酒中，盟誓不惜性命，推翻满清王朝。

三人毕业后，吴录贞的父亲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旧友，结果吴录贞凭关系，以公款派往日本留学，李楚武则被派往岳阳，担任武威营的队官。1900年，吴录贞由日本偷偷溜回国内，写信邀请李楚武，在汉口与唐才常、傅慈祥密谋起义，结果被张之洞侦知，唐、傅等人被杀。吴录贞因为父亲与张之洞是铁哥们，调离武汉，到吉林反而步步高升。李楚武则被军队被开除，他并不害怕，回到武汉，又参与反清的日知会活动。不久，黄兴在长沙的组织被查获，又牵扯到湖北的日知会，刘静庵、胡瑛等九人被扔进大狱。李楚武弃家出奔，逃到日本，进入大森军事学校，专门学习制造炸弹。1909年春，李楚武潜回武汉，刚要着手活动，接到广西同进会的同伙来电相邀起义。李楚武赶到广州时，得知广西的起义已失败。李楚武转赴香港，找到《中国日报》总部，经老朋友冯自由、胡汉民介绍，正式加入同盟会。1910年携带使命返回武汉。重启同进会活动。李楚武堪称职业革命家，无固定谋生职业，常常囊空如洗，依靠亲朋好友、革命同志接济衣食，饿一两餐，在街上乱走，也是家常便饭。倒是老婆出奇的贤惠，对他不离不弃，这位地下领袖的夫人，充当起洗衣妇和纺织工，维持着家庭最低保障的生活。

李楚武虽在东京活动，又跑到香港参加同盟会，但对革命元老谭人凤久闻大名，却从未见过面。作为湖北革命“闻人”的郑居正，先把李楚武介绍

给谭人凤，又把随行的杨玉如、李作栋称做李楚武的哼哈二将。众人坐定，郑居正便请谭人凤指点革命江山。谭人凤不见新军人士参加，脸上露出惆怅的表情，他也不好询问，李楚武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嘴上却不说。谭人凤高亢尖厉的声音在众人耳中穿刺着：“我奉黄兴的命令，统率长江地区的革命。南京、九江已有联络，两湖地处中心要害，特别重要。眼下，黄老弟与胡汉民、赵声都在香港，各省敢死队齐集那里，决心在广州暴动。大政方针既定，钱财武器已经筹齐。湖北方面，黄老弟嘱咐要居正君负担起责任。”说完，从胸怀中取出支票一张，上面写着“俄国道胜银行”，票面六百元，当场递给郑居正，朗声说道：“这笔钱是运动新军的经费。广州起义已迫在眉睫，两湖的弟兄们应该应声而起。”

在座众人，眼见谭人凤神态威严，又是最老的革命老人，尊老爱幼的传统，还是不得不有的，不好也不敢插言。屋子里寂静而沉闷。见此情景，谭人凤的话语变得温暖和气，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现在，中部同盟会马上建立，今后长江革命必然迎来一个全新的高潮。广州大举北伐，南京、九江新军届时响应，武汉的同志们尚需努力啦。”

李楚武先点了点头，又略微摇摇头，一只手支起下巴，两道目光紧紧地压在郑居正手中一直拿着的那张花花绿绿的支票上。

李楚武抬起头，问道：“同盟会诸君在边疆省份可谓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为什么这次又把起义突破点选在广州？”谭人凤盯着李楚武那咄咄逼人的眼光，回答道：“我在香港问过黄老弟，原本计划进入云南来个孤注一掷。孙总理赴美筹款前，认为广东熟路熟门，不如仍在广东更佳。其他同志对在广东的起义失败，也想复仇雪恨。”李楚武摇头说道：“兵家讲究神出鬼没，选择起义地点，怎么能赌气？武汉为九省通衢之地，为何不在武汉发动？”谭人凤开始摇头了，他慢慢说道：“武汉深居内地最中心，四面受敌，率先发动，恐怕不合适。广州靠近大海，海外力量接得上。所以总部断定广东率先打出旗号，整个长江地区再同时呼应。”

李楚武抚摸着下巴，说道：“我谈谈我的看法：我们最早的革命，是策动绅士官员，结果发现这帮人堕落彷徨，不足以成大事；接着是联合会道门青红帮，又感到这些人放荡不羁，江湖脾性过重，难以约束；现在运动新军看来是我们的最后底牌了，武昌的新军强大，只有袁大头的北洋军可以对阵。我们

湖北革命党人在军中的运动是全国最早的，眼下已到了摘果子的时候了，军中革命党的基础根深叶茂，所以武昌搞起义真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。自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来，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、兵工厂、火药厂、造币厂等，武器是大大的有。汉口是商业中心，兵饷也是大大的有。湖北可谓兵精粮足，再者武汉是内地水陆交通中心，一旦举兵起义，将会震撼全国上下。而有湖南的鼎力支援，并无后顾之忧；北方有武胜关可据守，堵住清军南下的步伐；东南半壁河山，传檄可定；北方各省，也可从容图谋。就民情风俗而论，此地民风悍野，江湖气息浓重，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。凶蛮好斗，九个脑袋足以对付九个地方。兵力、武器、地理、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，绝不是濒临海疆的广州可以相比。”

谭人凤未料到李楚武会发这样一大通议论，并且眼界如此宏大，心里也觉得很有道理，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，他连连点头，沉吟了好一会儿，不过依然说道：“目前箭在弦上，已不能不发，只能按既定方针办了，八百敢死队员已在香港集中待发。在广州起义还是有许多有利之处。我们仍按总部部署行事为好。”李楚武不服气，朗声说道：“过去在广东起义屡战屡败，清廷方面既特别警惕，又派驻精兵强将，还有什么有利条件？”两人争得面红耳赤，郑居正居中调停也不起作用。

郑居正对李楚武说道：“李兄，现在恐怕谁也改变不了广州起义的时间表，这些争论反而有分裂阻碍起义的危险。”李楚武对这话甚感不快，他瞪了郑居正一眼，转头向谭人凤问道：“谭大哥在武汉停留多久？”谭人凤摸了摸胡子，声音又变得激动了，说道：“事情紧急，不能停留，明日就走，到长沙联络，月底赶到广州参加起义。”李楚武大叫道：“那好，不管怎样，我陪谭大哥一块儿前往广州举义，免得说我这人搞分裂。”郑居正脸涨得通红，谭人凤大笑起来，拍着李楚武的肩膀，连声说：“好样的，真是梁山泊的好汉，不打不相识啦。”

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，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据点已达38处，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差不多联络就绪。1911年4月8日，统筹部在香港开会，预定4月13日在广州起义，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，由赵声、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。

黄兴估计：八百人的敢死选锋队，那么起码要有八百条枪。所以，后勤人

员在日本购买枪械 628 支，在越南西贡购买 160 余支，在香港购买 30 余支，光购买枪械弹药，就用去 65981 枚银元。

但各种麻烦接踵而至，就在统筹部举行起义会议的当天，同盟会员温生才，不与任何同志商量，独行侠一个，在广州城郊，一枪击毙了出行的广州满人将军孚琦，还是在当天，革命党人吴镜运炸药被抓住。广州全城戒严。而美洲的钱款未汇到，由日本购买的枪械也未到达。结果原定 4 月 13 日起义的计划自然泡了汤。

黄兴命令各部马上解散，敢死队分批撤回香港。但黄兴决心个人拼死一战，以往起义的屡败屡战，搞得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募捐起义钱款的信用越来越糟。

4 月 26 日，深夜，在一个大院子的一间封闭的黑屋子里，各省的起义代表坐在昏暗的烛光里，摇曳的烛光，黄兴那张肉墩墩的脸闪烁不定，只有那双细眼里放射着精光，黄兴沉郁的声调在昏暗中回荡：“这次起义光购买枪械弹药，就用去 65981 块银元。就这样一哄而散，以后哪还有脸去面对这些拿出毕生血汗储蓄的海外华侨？”

“是啊，人们会怀疑我们这帮人骗钱，以后再筹款就难了。”李楚武接着说道。

黄兴的声音激昂起来，他说：“我既然进入了五羊城，就不能再出去。你们都可以迈步走出五羊城，只有我克强一人必须战死在此地。”在座的人全都站起来，一齐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我们就是胆小鬼？”

福建人林觉民冲到放在屋中心的蜡烛边，掀起的风，让火苗扑扑作响，一窜老高，他那张年轻的脸放射红扑扑的光芒，他大叫道：“大起义不成，那就来一场大暗杀。克强既然决志一搏，我们拢在一起拼命。”

四川人喻培伦（云纪）用那唯一的手臂，举起一颗炸弹，喊道：“非干不可，就剩我一个，也要干下去。”敢死队中不少人远渡重洋，潜入内地，本来就抱着赴死的决心，不作生还的打算，这时也是纷纷赞成。

门轻轻一响，一位信使走进来，告诉大家：“刚刚得知，清军调来广州的巡防营中，也潜有党人，准备响应起义。”黄兴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诸位同志热度已达沸腾，认定此处为大暗杀，也谈不上军事布置，人数多寡也不必计算。赌他一把，干吧！”



散会后，林觉民和李楚武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两人躺在床上彻夜难眠。林觉民对这位新结识的好友说：“此次起义如果失败，死难者必然很多，一定能感动同胞。今天同胞们并非不知革命是救国的唯一手段，亡国迫在眼前，畏首畏尾，犹犹豫豫，不过就是未能断绝家庭情爱。比方以我家来说，家里老父老母已老态龙钟，弟弟年幼，妻子年轻，儿子尚小。我倒是肯定能从容就死，但内心如刀割，肝肠寸断，木头石头如有知觉，也应当为我流泪，何况是人？”李楚武眼里亮光一闪，他转过头去，用手拭了一下眼睛。

林觉民依然激动地说：“推及到各位同志，家里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，甚至自己死了，而父母兄弟妻子免不了冻饿，大有人在。所以我们这帮人死了，而同胞们还不觉醒，我决不相信。唉唉，使我们同胞奋起，克复神州，重兴祖国，那么我们这些人死亡之日，就是重生之日也。哪有什么遗憾？”

李楚武静静地听着林觉民的话。他听到林觉民黑暗中下床的声音，油灯亮了，他看见林觉民坐在桌前，正在一幅金黄的丝绸上写着什么。李楚武从床上坐起身，下床，走近灯前，看见林觉民手中的那只毛笔在金黄的绸面上游走着：

意映卿卿如晤，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谓吾忍舍汝而死，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

吾至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就死也。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；然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，称心快意，几家能彀？司马青衫，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。语云：仁者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。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体吾此心，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汝其勿悲！

汝忆否？四五年前某夕，吾尝语曰：“与使吾先死也，毋宁汝先我而死。”汝初闻言而怒，后经吾婉解，虽不谓吾言为是，而亦无词相答。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，吾先死留苦与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宁请汝先死，吾担悲也。嗟夫！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？吾真真不能忘